

上学期,《青草地》最后一刊《芳草诗“慧”》专栏中,箬横镇中学徐敏红老师精彩解读了大唐不同历史时期中,“东风”这一意象如何在众多诗人的笔下绽放出各异的光彩与深意。

这股穿越时空的“东风”,并未止步于唐诗的辉煌,而是悠然吹入了宋词的温婉世界。受此启发,箬横镇中学九(3)班、九(4)班学生细腻品味了“东风”在宋代两位杰出词人作品中的独特情感与意境。

原诗回放》

南乡子·春情

[北宋]苏轼

晚景落琼杯,照眼云山翠作堆。认得岷峨春雪浪,初来,万顷蒲萄涨渌醅。
春雨暗阳台,乱洒歌楼湿粉腮。一阵东风来卷地,吹回,落照江天一半开。

忆东风
九(4)班 毛艺茹

东风,这位无形的画师,穿梭于词人的墨香之间,以不同的笔触,勾勒出万千情感。它时而柔情似水,轻拂心田;时而刚劲有力,激荡胸怀;时而在凉意中携带乡愁,引人深思;时而化作时光的叹息,让人感慨万千。

在苏轼的《南乡子·春情》中,东风化身为春日的信使,以其磅礴之势卷地而来,吹散了冬日的沉寂,迎来了江天一色、波光粼粼的美景。这不仅是自然之美的展现,更是苏轼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深切怀念。他借东风之手,挥洒出对家乡的无尽思念,将春日良辰与思乡之情巧妙融合,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

而张孝祥的《菩萨蛮》中,东风则多了几分哀婉与惋惜。它轻轻拂过双珠树,留下一抹浅浅的胭脂色,这既是春日景致的细腻描绘,也是张孝祥对自己年华老去的无奈感慨。故乡的园子,花开花落,笑他归来已晚,这份对时光流逝的叹息,与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张孝祥笔下独特的东风情怀。

两首诗,同以东风为引,却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深度。苏轼的思念如淡墨轻描,含蓄而深远;张孝祥的则如浓墨重彩,情感浓烈而复杂,更添了几分对生命易逝的感慨。东风,在这两位词人的笔下,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,更是他们内心情感的寄托与宣泄。

忆起东风,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,与词人共赏那一幅幅由风绘就的情感画卷。东风,这位无形的伴侣,陪伴着词人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,见证了他们的喜怒哀乐,成为他们灵魂深处最真挚的知音。

东风吹走了什么
九(3)班 金昱廷

东风,这一贯穿古今的意象,在不同词人的笔下,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情感与寓意。苏轼在《南乡子·春情》中,以“东风”为笔,勾勒出了一幅春日盛景:“一阵东风来卷地,吹回,落照江天一半开。”这里的东风,是春天的使者,它驱散了寒冷与阴霾,带来了温暖与光明,让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苏轼借此表达了对北宋的太平盛世与无限春光的赞美,以及内心的喜悦之情。

然而,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南宋的词人张孝祥在《菩萨蛮》中,却赋予了东风另一番意味:“胭脂浅染双珠树。东风到处娇无数。不语恨厌厌。何人思故园。”这里的东风,似乎已不再是那股带来生机的春风,而是化作了凄凉与沉重的象征。它吹过之处,虽花开满城,却难掩词人心中的思乡之痛与对故园的深切怀念。张孝祥借东风之意,抒发了对失地未复的哀愁与对统治者的期盼。

从北宋的繁华到南宋的动荡,东风的意象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在《南乡子·春情》中,它是力量与光明的化身;而在《菩萨蛮》中,它则成为悲哀与沉重的载体。这不禁让人思考:东风,这一自古至今始终吹拂的意象,它究竟要吹走什么呢?是岁月的痕迹?是世事的变迁?还是人们心中永恒的乡愁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?或许,东风所吹走的,正是那些我们无法留住却又难以忘怀的记忆与情感吧。

胭脂浅染双珠树。东风到处娇无数。不语恨厌厌。何人思故园。
故园花烂漫。笑我归来晚。我老只思归。故园花雨时。

菩萨蛮
[南宋]张孝祥